

皮定均与“人工天河”红旗渠

梁远启

2022年10月28日上午，党的二十大闭幕不到一周，习近平总书记来到红旗渠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旗渠就是纪念碑，记载了林县人不认命、不服输、敢于战天斗地的英雄气概。他强调，红旗渠精神同延安精神是一脉相承的，是中华民族不可磨灭的历史记忆，永远震撼人心。

皮定均，安徽省金寨县人。1943年3月，皮定均任太行军区第七军分区司令员，奉命开辟豫北抗日根据地，转战在以林县为中心的广大豫北地区。至今，当地群众还流传着皮司令修建“爱民渠”的故事。

1943年夏，皮定均率领部队到河南省林县上庄、河西一带开展工作。由于严重的干旱和日、伪、顽军的烧杀抢掠，当地人民处于极度贫困之中，很多群众以草根树皮为食，部队粮食也难以维持。看到奄奄一息的乡亲们，皮定均心情十分沉痛。他立即走访调查，分析困难原因，研究解决办法。经过调查，皮定均了解到，林县历史上干旱就十分严重，老百姓说林县的水贵如油、重如金，一点也不为过。特别是1942和1943年，由于日寇疯狂的扫荡，加之连续两年大旱，又逢蝗虫灾害，全县1600多人饿死，1万多人外出逃荒，大量田地荒芜，天灾加上人祸，真是惨不忍睹。在当时严峻的



皮定均(1914——1976)

环境里，部队不但要和日伪军作战，还要想方设法救济群众，真是困难极了。

一贯关心群众疾苦的皮定均心急如焚，他想，要在这个新区站住脚跟，取得群众的支持，首先必须解决部队和群众的生活问题。为此，他和同志们反复商量，决定组织军民修渠引水，以从根本上解决群众用水难的问题。

想法一提出，大家虽然都很拥护，但也很担忧，因为当时战斗频繁，物资和资金奇缺，担心能不能建得成。对此，皮定均胸有成竹，因为他已作了充分的调查研究，并作了精心组织。

一是科学规划施工路线。他利用战斗间隙，带着有经验的老农进行勘察，确定施工路线，决定以浙河为源，从今林州市合涧镇河西村南老磨盘下引水。

二是积极筹措物资和资金。为解决施工中的资金和粮食问题，部队拿出一部分粮食，分区专署也拨出一笔专款，并提出“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粮出粮”，规定地主、富农按每亩地10公斤小米的标准出粮，贫下中农出人。因为渠修成后所有人都受益，因此，地主、富农也支持。部队还挤出一部分宝贵的炸药，用来劈山炸石。

三是出动部队支援。皮定均利用战斗间隙，组织部队和机关工作人员支援修渠。刚开始，有的同志想不通，认为部队主要任务是打鬼子，参加修渠会误了正事。皮定均对此还是用一贯的做法——以身作则来教育说服。

据时任七分区政治部主任张力雄回忆：一天清晨，天刚蒙蒙亮，起床号吹响了，分区机关的同志都集合到村外跑步出早操。一到场，大家都愣住了，只见皮司令带着几个参谋和警卫，正在一锹一锄地挖渠，一个个干得汗流浹背。队伍集合后，皮定均沾着两脚泥巴，快步走到队伍跟前，说：“谁想不挨饿，谁就得拿起锄头来干。这里老百姓日子这么苦，这么缺水，帮他们修渠，减轻他们的负担，是我们每个革命军人的神圣职责，谁也不例外，就从我这个司令员干起。”说完话，他转身就继续挖渠。当时，所有的同志都鸦雀无声。不知谁喊了一声：“向皮司令学习！”大家的情绪顿时活跃了，各人纷纷找来工具，投入到修渠队伍中。在敌情缓和时，皮定均抽出司令部、政治部百分之八十的工作人员支援修渠。皮定均还趁热打铁，



红旗渠，被誉为“人工天河”，曾被称为新中国两个奇迹之一(另一个指南京长江大桥)。红旗渠的修建，是一个漫长过程，经历了从“爱民渠”到“英雄渠”再到“红旗渠”的艰难历程。其最早的源头——“爱民渠”，就是著名的开国中将——皮定均带领军民修建的。

组织部队包干开荒，掀起大生产的热潮。

四是广泛发动群众。为了动员更多的群众参与，在工地上分三片支起三口大锅，每人每天安排二两半口粮，参加修渠的每人每天中午能喝上两碗小米稀饭，家里的老人小孩端两碗糠菜团可以换回一碗稀饭。一人修渠、兼顾全家，这实际上也是朴素的“以工代赈”。当时，参加修渠的群众达400多人。该渠于1943年10月动工，1944年5月全部竣工，渠道全长3.5公里，流经9个村，灌溉800余亩土地。

今天看来，这条渠的规模和工程量都不大，但它在当时特别困难的情况下，可不是一个小工程，较好地解决了群众和部队的饮水、用水以及灌溉问题，为老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群众高兴极了，称八路军为亲人，夸皮定均是“送水神”，并将这条水渠叫“爱民渠”。皮定均带领部队为老百姓修渠的事，得到了八路军总部及太行军区的表扬，在太行山传为佳话。

正是在“爱民渠”的基础上，解放后的林县人民接续奋斗，自强不息，战天斗地，改造山河，一步一步建成“英雄渠”“红旗渠”，成就了震惊世人的“世界第八大奇迹”。

远去的暑假

魏兵

对于我来说，人生中最后一个完整的暑假已经是二十年前的事情了。记忆中除了作业，暑假更多的是玩耍，是亲近大自然，是童年的伙伴，是自由的奔跑，是各种闲眼的时光。一念薰风起，一念念思长。人生需要昂扬向上，也需要偶尔打个盹回首过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暑假是一代人生活的缩影，也是我们成长过程中无比怀念的过往和历久弥新的宝藏。

人们总说现在的夏天比以前更热了，放暑假孩子也没地方去。事实是不是如此呢？我想温度平均高1-2度是有可能的，但更多还是印证那句古话：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从前，蒲扇加竹床加蚊帐是夏天的标配，电风扇、西瓜、凉席就是幸福。而且“双抢”（抢收抢种）就在暑假，那一年中最热的三伏天，却也是最忙的季节，必须在大暑前后割完早稻、在立秋前把晚稻秧苗插下去。“双抢”是头顶烈日、脚陷田地，伴随着的是蚊子和蚂蚱，是汗水和泥巴，是累到任由鞭打都走不动的老牛。经历过那种生活的人，会更加懂得珍惜生活，我很感谢我的父亲，在我不到十岁的时候就让我干过农活，感受过粮芒的刺痛和田水的滚烫。后来，土地流转或者种植其他作物，以家庭为单位的种粮方式逐渐改变，年轻人再也不用下地干活了。现在呢，空调需要打到20度才凉爽，冰淇淋、雪碧才解渴，除了极少数还扎根在庄稼地的农民，遮挡得严严实实的快递小哥、工地上的各类匠人，有谁还能承受烈日骄阳的烘烤？现在的暑假，繁重的作业、各类补习班兴趣班，防溺水、防诈（拐）骗，家家又都只有一个孩子，任何潜在的风险都会尽量不让孩子触碰。孩子们待在教室或房间一隅，陪伴的是书籍、玩具或电子产品，已经远离大自然，远离我们曾以为的快乐。这与温度无关，是时代使然。

我印象深刻的暑假集中在1995-2004年这十年。童年的暑假没有午睡，无惧酷暑，不是在树林就是在水里度过，户外也就这两个地凉快些。飞舞的昆虫，蜻蜓、蝴蝶、知了、天牛、蚱蜢是我们捕捉的对象，水里的鱼虾、螃蟹、黄鳝、泥鳅，是我们池塘、河流消暑的制品。有的可以直接用手捕捉，有的则需要制作工具，例如抄网、鱼叉、黄鳝笼子，特别是那种用蜘蛛网作为原材料的粘

秋日，是一首美丽的乐曲。秋日的风景，令人心醉神迷。走在铺满金色树叶的草地上，感受着大自然带来的宁静与和平。空气中弥漫着收获的气息，幸福而欣慰。

夕阳西下，天空被染成一片绚烂的金黄。太阳宛如一位慷慨的画师，用它那神奇的画笔将整片天空都绘成了金色的锦缎，似乎在努力连接着大地与天空，让世界在这短暂的时刻融为一体。树叶在余晖的映照下闪烁着金光，整个树林仿佛都沐浴在浅金色的光辉中，如梦如幻，令人心驰神往。

我与老伴漫步在未名湖畔，夜幕悄然低垂，星光如细密的美点般洒落在深邃的夜幕。月亮宛如一块温润的玉盘，镶嵌在浩瀚的天穹，那柔和的光影由远及近，洒在湖面上，泛起层层银色的涟漪。耳畔传来的是悠悠的歌声，知了的吟唱，轻柔的风声以及树叶摩挲的沙沙声。秋天的傍晚，充满诗情画意般的浪漫，每一丝空气都浸润着甜蜜与温馨。

夕阳逐渐低去，星星散布在天空之中。未名湖连接的沿岗河流动不断。缓缓的流水把我们带



吕跃 摄于霍山县下符桥镇

网，是粘蜻蜓的利器。也有不友好的家伙，最厉害的要数洋辣子和麻蜂子。洋辣子更多的时候是在钻树林、爬树的时候不小心刮蹭到，那种皮肤上炽热的灼痛感是无比酸爽的；麻蜂子更多的时候是我们用弹弓主动去进攻它们的巢穴导致它们奋起反击，我们再抱头鼠窜，倒霉被它叮哪了哪里就会肿一大块，嘴巴和眼睛周边被叮到后的模样是最搞笑的。这些伤痛会在长辈一边的抚慰和一边斥责中周而复始。除了蝎子少见，蛇、癞蛤蟆、壁虎、蜈蚣这“四毒”也活跃在暑假里，不过它们是避而远之的对象。捉来的昆虫、小鱼小虾经常会当作饲料投喂给家里的鸡鸭，而它们的回馈是一颗颗的蛋。女孩们撕文些，更多的是在树荫下跳房子、橡皮筋、丢石子，帮忙做些家务。晚饭过后，人们会搬出竹床、椅子来到户外乘凉，摇起蒲扇，唠起家常，舒缓一天的疲惫。睡觉前会点一盘那种一折就断令人抓狂的黑蚊香，贪凉胆子又大的人还会拉起蚊帐就在户外“露营”到天亮。

童年的暑假虽然没有手机、平板，但《西游记》是必不可少的，而且是个夏天、每个频道都会播，百看不厌。后来还有《包青天》《还珠格格》《天龙八部》等等也很受欢迎。听说现在暑假电视上也不放《西游记》了，我未曾验证但可想而知不会有假，因为看的那些人都老了、长大了，他们的孩子喜欢的是奥特曼和佩奇。

暑假的食谱较其他时候也更丰富些。早上吃的是白粥或者南瓜粥加以咸豇豆为主的各种咸菜，那整条的咸豇豆盘在碗里一根就可以干掉一碗粥，偶尔会有一颗白煮蛋、咸鸭蛋佐餐，那是件很开心的事。夏天也是西红柿、黄瓜、西瓜、毛桃、猕猴桃很多果成熟的时候，田间地头随处可见，我们是“拿来主义”，摘了就好。西瓜吃得少些，买来一颗放在井水里浸泡半晌再吃，和吃根几毛钱

的蛋筒、花脸、棒棒冰一样幸福。人生中第一次做饭往往也是在暑假里，我们会从家里摸点油盐酱醋出来，动手把捕获的鱼虾弄熟然后塞进嘴里。

至于暑假作业，我一般会集中在假期开始的几天写完。我从未在暑假主动预习、补课。高中的暑假相对紧张一点，一般只休息一个月左右就需要补课，是学校统一上课，说实话我是不情愿的。高考后的暑假是最酣畅淋漓的，足足有三个月时间，而且没有学业负担。得益于大学扩招，我考上了大学没有赶上去年北上广、江浙沪打工的潮流。那年的暑假，我释放着高中三年的压抑，挥洒着对少年时代的告别，怀揣着对象塔塔生活的期盼，谋划着和好朋友填报同一所学校，懵懵懂懂又情深意浓。

进入大学后，暑假又多了一件事，那就是读长篇小说。只有在那样完整且闲暇的日子里，才能安心读完那些书本很厚人物很多甚至文字有些晦涩的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基督山伯爵》《平凡的世界》《穆斯林的葬礼》《白鹿原》《兄弟》这些大部头基本上都是在大一、大二的暑假看完的。那时没有行万里路的远足，精神上却非常富足，正如我很喜欢一副对联：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现在社会这么卷，我想也只有读书方能破万“卷”。大三的暑假在实习中度过，后来，后来就再也没有暑假了。

小扇引微凉，悠悠度日长。再长的夏日也会迎来秋天的到来，再热的天气也快到降温的时刻。远去的暑假，远去的是一种生活方式，远去的是我们的青春少年。要亮起来的黎明和暗下去的黄昏都是势不可挡的。每一段时光都是美好的，但最美好的是当下的时光。岁月在身后静静流淌，前面依旧是一条很长很长的路，愿我们都能屈能伸、无忧无惧、且歌且行。

散步结束，我们骑车返回。道路两边是一片片宁静的田园。稻谷的清香飘荡，嗅之令人心旷神怡。我不禁哼唱起《丰收的季节》：“丰收的季节金色的画卷展开，稻穗低垂果园里笑声传开，汗水滴落是辛勤的证明，阳光下每一粒果实都闪耀着希望的光芒……”

如歌的秋日，不仅使我们心情愉快、心神安宁，而且给我们带来安慰。是啊，秋天过去是冬天，但它依然美丽却收获满满，这不是就像我们的人生，我们虽然步入老年，但我们心神坦荡，气定神闲，我们丰富的老人阅历就像硕果累累的季节，给人以温暖和希望，这也算是发出余晖，照亮别人前行的航程。

城事·茶舍

责任编辑：宋金婷
784542876@qq.com